

海瑞墨官

吴晗著

1232.7/4

# 海瑞罢官

吴晗著



20715470



北京出版社

715470

海 瑞 罢 官

吴 哈著

\*  
北京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5印张 44,000字

1979年3月新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

书号：10071·241 定价：0.23元

D664/25

## 再 版 前 言

吴晗同志写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九六一年由本社出版。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反动文痞姚文元在江青、张春桥密谋策划下，抛出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黑文，掀起了一股黑浪，制造了古今中外所未有的一大冤案，对作者进行了残酷迫害，逼得他家破人亡。全国有很多人也因此遭到株连，演出海瑞戏的演员，为《海瑞罢官》说过几句公道话的各界人士，无一幸免，有的竟被迫含冤至死。今天，事隔十三年，我们才得以重印《海瑞罢官》。谨借此告慰于作者吴晗同志一家和其他因此受株连而冤死的同志，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悼念。

再版《海瑞罢官》，还有更多的意义。一曰辩诬昭雪，二曰伸张正气，三曰吸取教训。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合谋炮制《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包藏着极其阴险恶毒的祸心：把它作为打击陷害革命干部和广大知识分子，进而篡党夺权的一发重型炮弹。他们集历代封建统治者罗织陷害、大兴文字狱之大成，无中生有，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混淆是非。比如：

竟诬陷《海瑞罢官》讲海瑞“退田”是要人民公社退田单干，写海瑞“平冤狱”是要为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鸣冤”，鼓动他们起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等等。从此开始，影射攻击之风刮遍神州，讲历史即“借古讽今”，谈皇帝便“影射攻击”，演史剧就“复辟倒退”，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重印《海瑞罢官》，读者可以重新看看吴晗同志在剧本中所写海瑞反霸、平冤狱、退田等行动，是否有据。宣传海瑞“刚直不阿”的精神，是毛主席提倡的，哪里是什么影射攻击？历史的事实是不容“四人帮”一伙乱加颠倒的。我们重版《海瑞罢官》，对一切在这件大冤案中遭受诬陷迫害的同志，都有着辨诬昭雪的意义。

《海瑞罢官》的再版，还有着一种伸张正气的意义。回想一九六五年，当反动文痞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黑文刚发表时，舆论不服，许多人写文辩诬。摇鹅毛扇的张春桥为了打击更多的人，大搞阴谋诡计，假言允许各抒己见，而实际上却在大家意见发表后，大打出手，许多同志受到打击迫害。社会上由此形成一种极其反常的邪风，只要“四人帮”把他们所要打倒的对象加个莫须有的罪名，便群起而攻，有谁说句公道话，或为被诬者辩白两句，便同样遭到打击迫害。于是假话大风行，真话近绝迹。现在重版《海瑞罢官》，就是要伸张正气，伸张海瑞“刚直不阿”的正气，伸张在任何时候敢于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正气。当然，我们要伸张的是无产阶级无私无畏、光明

正大的革命正气。而这种革命正气，正是我们共产党、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中华民族希望之所在。我们一定要大大发扬这种革命的正气，彻底扫除“四人帮”所造成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说假话的歪风邪气，无论大事小事，坚持说真话，坚持讲真理。再版《海瑞罢官》，也包含着这种意义。

《海瑞罢官》的再版，还包含着一种意义，就是要吸取教训，避免历史重演。为什么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炮制了一篇黑文，就能够把《海瑞罢官》打成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对那么多的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进行诬陷，以至迫害致死？此中缘由，主要就是由于“四人帮”篡窃了党政大权，践踏了民主，破坏了法制。于是，他们说什么别人就只能跟着说什么，说东不能道西，讲黑不能言白，他们可以任意诬陷好人，而被诬陷者却无任何申辩的权利。于是，众口铄金，虚妄的谣言重复三遍竟变成事实。更有甚者，人权毫无保障。今后，要避免历史重演，就要认真吸取教训：一则发扬民主，二则健全法制。再版《海瑞罢官》，是粉碎“四人帮”后，社会主义民主得到恢复的一种表现。祝愿社会主义民主得到发扬，社会主义法制得到健全，在文学艺术领域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局面，使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盛开！

北京出版社编辑部

一九七九年二月

## 目 录

序.....	1
海瑞画像、墨迹	
海瑞罢官本事.....	9
海瑞罢官（历史剧） .....	13

## 序

我不懂戏，也不大看戏。特别是京戏，虽然住在北京多年，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却一次也没有看过。这些年来，看戏的机会比较多了，但是总会有这个缘故，那个缘故，不能不放过机会。以此，可以说，对京戏是个道地的外行。有人笑话我文化水平低，我也欣然同意。恰恰是这样一个人，不但写了戏，而且还写的是京戏，岂不大可奇怪也乎！

说奇怪，确是奇怪。其实说穿了也不奇怪。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一九五九年我研究海瑞，写了几篇关于海瑞的文章。大约是这年年底吧，北京京剧团马连良先生和其他朋友找我，要我谈谈海瑞，谈完之后，他们要我准备提纲，说要编戏。在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之后，仔细一想，情况不妙，第一写什么，第二怎么写，破天荒第一遭的事，没个底。想了好久，动笔写了几次，都不大象提纲，自己想，这回可糟了，得打退堂鼓。踌躇了好久，

觉得不好意思翻悔，答应了的事非硬着头皮做不可。提纲写不成，便试着写戏，写出个底子，请剧团的朋友们修改，这样做，对他们会更方便些，于是乎便动起手来了。

不料一上马便下不来了。第一个本子经剧团和其他朋友看了之后，认为底子还可以，原来我是认为交了卷的，修改不是我的事。经过商谈之后，剧团的朋友们鼓励我重写，提了不少意见。就这样，写一遍，讨论一遍，重写一遍，前后一共改写了七次，小的改动还不算。印了一次油印本、两次铅印本，分送给懂戏的朋友们请求指教。经过剧团几次彩排，许多专家提了很多意见，其中绝大部分都接受了，作为修改的根据。正式演出后，《北京文艺》发表了这个剧本。现在又根据有些朋友的意见，作了个别地方的修改。计算起来，从酝酿到第七次定稿，用了一年的时间，每重写一次都要用两三天的工夫。演出后到现在又快一年了，时间费得不少，写作也实在吃力，中间虽曾几度灰心，想洗手不干，但事已至此，非干到底不可，也就坚持下来了。

在动笔之前，决定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不写海瑞的一生，只写海瑞斗争生活中的一段，因为如写海瑞的传记，时间长，头绪多，人物多，很容易犯平淡、冗长的毛病，不容易突出。第二，已往有过的剧本不再重写，旧戏不必说了，新戏例如上海周信芳同志的《海瑞上疏》，虽然没有看过，但这件事既已搬上舞台，又何必再写？全国一盘

棋是必须的，但全国都演同一题材的戏，我看就大可不必了。经过再三考虑，决定写公元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〇年春这半年多中，海瑞任应天巡抚除霸退田的事迹。剧本原来就叫《海瑞》，后来有不少朋友提出，这个剧本写的只是海瑞生平的一部分，才改名为《海瑞罢官》。

七次重写的主要变化，归纳起来，大约有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是主题思想，前四个本子的主题都是强调海瑞下令强迫乡官退还强占百姓的田，引起乡官的联合反对，被罢官回家。除霸只作为故事穿插，作为退田的陪衬。许多朋友指出，海瑞下令退田固然是历史事实，但在当时情况下，不可能也没有解决农民的问题。从历史发展来衡量，这种政治措施肯定是改良主义的。今天新写历史戏，宣传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问题经过多次翻复，最后才改为以除霸为主题，退田退居陪衬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第二是故事情节，剧本是以农妇洪阿兰一家的遭遇来说明这个时代的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第二个本子铅印分发以后，许多朋友们说有历史，但是没有戏，缺少曲折，高潮不突出，矛盾不尖锐。话说得很客气，其实就是说不是戏。因为我根本不是剧作家、文学家，朋友们也就不便过于苛求了。第四个本子加上“见徐”一场，让海瑞先去拜访徐阶，徐阶站在乡官的立场，要海瑞惩办刁

民，要执法持平，等到海瑞问起洪阿兰的案情，徐阶却一口抵赖，并说如有罪证，听凭依法处理。这样，到“求情”一场，海瑞便拿徐阶的话来顶，针锋相对，一句不让。通过这两场戏来刻划两个对立面人物的性格，作风。朋友们看了，认为有点戏了，但是还不够。

洪阿兰的案情，原来写的是海瑞便服到任，在接官亭前和众乡民谈话听到的。中间曾经改写为在海瑞见徐后，到横云山私访，得到案情真相。朋友们都认为这样一来，又多了一个场面，增加了场次。最后又把这一场删去，回到原来的样子。

为了从旁人口中介绍海瑞过去的经历和当地人民对海瑞政绩的颂扬，中间几稿曾经加了“议接”和“元宵”两场。“议接”写海瑞到任前夕，苏松等府官员很紧张，大家会同到织造太监黄锦处探听情况。黄锦是实有其人的，海瑞上疏后，嘉靖帝气得要死，要派人看住海瑞，不让他逃走。黄锦这时正在嘉靖帝身边，说不必如此，听说海瑞早已和家人朋友诀别，备下后事，这个人很坚强，决不会逃走的。嘉靖帝一听这话，倒楞住了。“议接”这一场就用他作线索，上场时吩咐小太监，海瑞要来了，减去舆从人数一半。众官员来到后，又从他口中述说海瑞上疏下狱的经过。到“元宵”这一场，他已经得到海瑞罢官的消息，要出门看灯，小太监准备下四人大轿，他又说不行，要八人的。小太监问为什么，黄锦说海瑞要走了。接着就是老百姓庆祝元宵佳

节，在鳌山灯火气氛中，用歌舞场面，从各人口中唱出从海瑞上任后，这半年来的生活变化。另一稿“元宵”这一场的改本，内容是海瑞从吴淞江督工回来，准备酒肴，和母亲妻子共度佳节，从家人谈话中说出这半年来变化情况。饭没吃完，中军官送来邸报，奉圣旨海瑞以原官改督南京粮储，免去江南巡抚的职务了。接着又送到第二份邸报，南京粮储不必专门设官，改归南京户部兼管，没有免他的新职，却釜底抽薪，把新职裁撤了。通过两次读邸报的不同内容，刻画海瑞的思想情况。这两场戏，经过多次研究，为了减少人物、头绪，也都删去了。

第三是故事收场的改变。原来几稿最后一场是“送别”，写海瑞便服离任，老百姓都到接官亭送别，从老百姓口中歌唱对海瑞的怀念和惜别情绪，中间插入新任巡抚戴凤翔到任，徐阶和众官员迎接的场面。海瑞和戴凤翔见了面，知道他是新任巡抚，便要求他不要改变这半年来新的政治措施，戴凤翔攻讦海瑞，正因为你搞了这些名堂，虎狼百姓，鱼肉乡官，皇上才将你免职的。徐阶也从旁奚落。海瑞据理反驳，封建统治阶级的左右两派展开面对面的斗争。最后在人民愤怒声中，戴凤翔、徐阶仓皇鼠窜，海瑞一行人也就此离去。这场戏经过多次改写和彩排，大家都不满意，认为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情绪很消沉，没劲头。弄得无法下台，剧团的朋友们提出，如把这场戏改为公堂判断，劲头便会大一些，也不至于灰溜溜。但是，在历史事实里，

徐阶的儿子只曾被判充军，并未处死啊，这样处理，妥当不妥当呢？改了几次，最后才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改写成现在的“罢官”。海瑞在和戴凤翔争论后，仍然不顾一切，判处徐瑛死刑，执行以后，才交印离任。这样写，不少朋友认为比较好一些了。但还有个别意见，以为假如再来一个变化，在判刑以后，皇帝又派什么人来特赦，人还是杀不了，会更曲折些。这个意见到现在止，我还打不定主意，不杀人是好的，但仍不免有灰溜溜之感。到底该怎么办才对，只好等些时候，听取更多意见再作计较了。

在多次改写过程中，不止是内容有了极大的变化，文字形式也是如此。开头几稿的韵脚，我是完全依据《诗韵》的。后来朋友们说不必如此，可以放宽些，京剧韵脚自有它的路数。其次，唱词基本上是四、八、十二句，但有时候，也有三、五句的，朋友们说不妥，三、五句的唱词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使用。还有下场诗有时候四句，有时两句，朋友们说以两句为好。听取这些意见以后，都照改了。

回忆两年来这个剧本的写作情况，深深感到学习的重要。我的写作过程，也就是学习过程，我向剧团的朋友们学一点，向专家们学一点，也向非专家的朋友们学一点，总之，是向四面八方学习，请教。

虽然，这个剧本远不是成熟的，思想内容和形式都还很差。但是，就自己的写作过程来说，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对不懂的东西不必怕，只要不怕，肯钻进去，

便多少可以懂一些，反之，越是怕，便越是不懂，以致永远不懂。通过写这个剧本的学习，我对京剧的知识，无论如何，比两年以前是多了一些了，文化水平提高了一些了。外行内行的界线不是不可逾越的，是可以打破的。从我的经验来说，不但可以，而且必须打破。

敢想，敢说，敢做，是大跃进以来的新风格。我写剧本，看来也属于敢的一流。假如不敢，那便什么事也做不成，只要敢，总可以多少做一点事，当然，成绩的大小以至成功或失败，那是另一回事。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就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的历史。古人有抛砖引玉的成语，那就让这个本子当做一块砖，引起历史学界朋友们的兴趣，大家来写点新历史剧吧！

也要声明，在《海瑞罢官》上演以后，有好些朋友劝我再写一点别的戏。于此，我要说，一之为甚，其可再乎！我决没有成为戏剧家的雄心壮志，这是要再三声明的。

为了便于读者理解，这本书附加了两份材料，一份是海瑞的画像和墨迹，一份是有关这个剧本的历史纪载——本事。

画像用的是中国历史博物馆所陈列的，墨迹中有一份是天津卡慧新同志送的，一份是北京常任侠同志送的，并致谢意。

是为序。

一九六一年八月八日于北戴河



# 海瑞罢官本事

## 一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

“隆庆三年（公元一五六九）夏，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属吏惮其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势家朱丹其门，闻瑞至，黝之。中人监织造者为减舆从。瑞锐意兴革，请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赖其利。素疾大户兼并，力摧豪强，扶穷弱，贫民田入于富室者，率夺还之。徐阶罢相里居，按问其家无少贷。下令飈发凌厉，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至窜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机告讦故家大姓，时有被诬受屈者。又裁节邮传冗费，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顿，由是怨颇兴。都给事中舒化论瑞迂滞不达政体，宜以南京清秩处之。帝犹优诏奖瑞。已而给事中戴凤翔劾瑞庇奸民，鱼肉搢绅，沽名乱政。遂改督南京粮储。瑞抚吴甫半岁，小民闻当去，号泣载道，家绘像祀之。将履新任，会高拱掌吏部，素衔瑞，并其职于南京户部。瑞遂谢病

归。万历初，张居正当国，亦不乐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视瑞，设鸿黍相对食，居舍萧然，御史叹息去。居正惮瑞峭直，中外交荐，卒不召。……瑞平生为学，以刚为主，因自号刚峰，天下称刚峰先生。尝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税，尚可存古人遗意。故自为县以至巡抚，所至力行清丈，颁一条鞭法，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无偏云。”

## 二 《明史》卷二百十三《徐阶传》

“徐阶字子升，松江华亭人。……阶为人短小白皙，善容止，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嘉靖)帝服饵病躁，户部主事海瑞极陈帝失，帝恚甚，欲即杀之，阶力救得系。……同列高拱令御史齐康劾阶，言其二子多干请，及家人横里中状。阶疏辩乞休，九卿以下交章劾拱誉阶，拱遂引疾归。……阶因请归，……许之。……阶既行，……拱再出，扼阶不遗余力，郡邑有司希拱指，争齧龁阶，尽夺其田，戍其二子。会拱复为(张)居正所倾而罢，事乃解。……子璠以荫官太常卿。琨、瑛尚宝卿。”

## 三 《明史》卷二百十三《高拱传》

“拱之再出，专与阶修郤，所论皆欲以中阶，重其罪。……阶子弟颇横行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